



書叢察觀

15

語瑣齋雕並蟲龍

著 一 了 王

行發 社察觀 海上

生活導報和我（代序）

去年今日，生活導報第一期出版，當時我已經注意到它了。但是，我雖則注意到它，却沒有感覺到它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當時有人對它作種種惡意的批評，更使不願花兩元錢買一張來看看的我，猜想它也不過是一種低級趣味的讀物而已。後來我看見我所敬愛的朋友，如潘光旦，雷海宗，王贛愚，費孝通諸先生，都常有文章在生活導報上發表，就把我的錯誤的觀念矯正過來：他們的作品裏如果還有低級趣味，更有誰的作品是高級趣味的？

但是，除了偶然買一份消遣消遣之外，當時我和生活導報並沒有什麼關係。直到今年五月裏，我從重慶回來，臥病在床，費孝通先生來看我。他是生活導報的『台柱』，那時他快要到美國去了，他表示希望我爲生活導報常寫文章，並且希望我寫些像在星期評論和中央週刊發表過的『甕牖臚墨』一類的『小品』。費先生啓程之後，生活導報的編輯又親自來催稿子。於是我答應寫『龍蟲並雕齋瑣語』。由『甕牖』一變而爲『龍蟲並雕齋』是由自謙變爲自誇。其實雕蟲則有之，雕龍則未也。偶然想要雕龍，結果恰像古人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實在是『雕龍不成反類蛇』，所雕的仍舊是蟲，只不過是一條「長蟲」而已。

我開始寫『小品』的時候，完全是爲了幾文稿費。在這文章不值錢的時代（依物價三百倍計算，我們的稿費應該是每千字一千五百元），只有多產才不吃虧。正經的文章不能多

產，要多產就只好胡說。同是我這一個人，要我寫正經的文章就爲了推敲一字嘔出心肝，若寫些所謂『小品』，我却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想到就寫，寫了就算了，等到了印出來之後，自己看看，竟又不知所云！有時候，好像是洋裝書給我一點兒烟士披里純，我也就歐化幾句；有時候，又好像是線裝書喚起我少年時代的幼學瓊林和龍文鞭影的回憶，我也就來幾句四六，掉一掉書袋。結果不尷不尬，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文體。

像我們這些研究語言學的人，雕起龍來，姑勿論其類蛇不類蛇，總是差不多與世絕緣的。有時一念紅塵，不免想要和一般讀者親近親近。因此，除了寫一兩本『天書』之外，不免寫幾句人話。如果說我們寫『小品文』不單爲賣錢，而還有別的目的的話，這另一目的就是換一換口味。這樣，就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同時，也就是不專心耕耘那大可開墾的園地，倒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學界裏去爭取一杯羹了。

記得抗戰以前，有一位先生署名稜磨的（至今我還不知道這稜磨是誰）在上海申報的『自由談』上發表一篇談話。大意是說：語言學是介於科學和文學之間的一種學問，所以難怪語言學者常常走到文學上去。但是，語言學者不要忘記他們自己的園地。當然，像『部古讀考』一類的文章是不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的，但是，像王了一的『論別字』之類却是頗有貢獻。語言學者如果不談他的本行，却只知道寫些幽默的小品，未免太可惜了。這一篇文章發表於『論語』最盛行的時候，顯然是諷刺林語堂先生，其恭維我的幾句話只不過是傍敲側擊的一種手段而已。假使稜磨先生現在看見了我的『龍蟲並雕齋瑣語』，一定長歎一聲

說：『王了一跟着林語堂墮落了！』不，也許他並不這樣說，一則因為我這種『瑣語』遠不及『論語』，這是上文所說的『畫虎不成反類狗』，二則因為林先生現在已經不再寫小品，他寫的是洋洋灑灑的大文章，爲國家民族作國際宣傳，在稜磨先生看來應該可說是改邪歸正了，而我却在走火入魔。龍乎，蟲乎，無非是有閒階級的玩意兒罷了。

老實說，我始終不曾以什麼文學家自居，也永遠不懂得什麼是幽默。我不會說扭扭捏捏的話，也不會把一句話分做兩句說。我之所以寫瑣語，只是因為我實在不會寫大文章。我不明白爲什麼生活導報的寶貴篇幅肯讓我這種胡扯的文章來佔了差不多每期的八分之一。自從生活導報登載了『瑣語』之後，可說是整個的導報都變了作風。所謂『生活導報』，顧名思義應該是指導人們的生活的，這幾個月來，我因爲每期都細細讀它，每週都和它的編輯先生見面，更覺得導報的態度是那麼嚴肅，編輯先生是那樣誠懇，和我這種隨隨便便的文章太不相稱了。聽說費孝通先生稱贊我『表演精彩』，又據說讀者們喜歡看『瑣語』，桂林有人轉載我的文章，這一切徒然增加我的惶惑。在這幾個月來的生活導報上，我最喜歡看的是鐵谷先生的『六朝隋唐女子的化裝』，和聞一多先生的『端午節的故事』等等，無論從學問上說，從趣味上說，它們都勝過『瑣語』百倍。『龍蟲並雕齋瑣語』根本說不上『雕』，因爲太輕心了，太隨便了。更進一步說，即使經心刻意地去雕，恐怕也雕不好，因爲它的本質是朽木，非但龍雕不成，連蟲也不會雕得好的。

不管雕得好不好，在這大時代，男兒不能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而偏有閒工夫去雕

蟲，恐怕總不免一種罪名。所謂『輕鬆』，所謂『軟性』，和標語口號的性質太相反了。不過，關於這點，不管是不是強詞奪理，我們總得爲自己辯護幾句。世間儘有描紅式的標語和雙簧式的口號，也儘有血淚寫成的軟性文章。瀟湘館的鸚鵡雖會唱兩句葬花詩，畢竟他的傷心是假的；倒是『滿紙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還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淚』來！

我們也承認，現在有些只談風月的文章實在是無聊。但是，我們似乎也應該想一想，有時候是怎樣的一個環境逼迫着他們談風月。他們好像一個頑皮的小學生不喜歡描紅，而老師又不許他塗抹牆壁，他祇好在課本上畫一隻老鴉來玩玩。不過，聰明的老師也許能從那一隻老鴉身上看得出多少意思來。直言和隱諷，往往是殊途而同歸。有時候，甚至於隱諷比直言更有效力。風月的文章也有些是不失風月之旨的，似乎不必一律加以罪名。

關於這個，讀者們可以說，『龍蟲並雕齋瑣語』裏並沒有什麼隱諷，只是『瞎胡調』。我也可以爲自己辯護說，所謂隱諷，其妙在隱，要使你不知道這是諷，纔可以收潛移默化之功。但是，我並不預備說這種強詞奪理的話。老實說，我之所以寫『小品文』，完全爲的自己，並非爲了讀者們的利益。其中原委，聽我道來：實情當諱，休嘲曼倩言虛；人事難言，莫怪留仙談鬼。當年蘇東坡是一肚子不合時宜，做詩讚黃州猪肉；現在我却是倆錢兒能供日用，投稿誇赤縣辣椒（『甕臚臚墨』裏有一篇『辣椒』，極力稱讚辣椒的功能，結果是被一位藥物學家寫信來教訓了一番）。芭蕉不卷丁香結，強將笑臉向人間；東風無刀百花殘，勉

駐春光於筆下。竹枝空唱，蓮的誰憐！這只是『弔月秋蟲，假欄自熱』的心情，如果讀者們要探討其中的深意，那就不免失望了。

感謝生活導報給我一個發牢騷的地方，以後恐怕不免還要再發幾次牢騷。這對於讀者們也許是味同嚼蠟，然而對於我自己却是一服清涼散。一個刊物能支持一年是不大會夭折的。我就借這一篇『瞎胡調』的文章來慶賀它的週歲，同時恭祝它長壽。這是爲公也是爲私，因爲『龍蟲並雕瑣齋語』是和生活導報同其榮枯的。

卅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活導報周年紀念文集。

龍蟲並雕齋瑣語目錄

代序——生活導報和我

甕牖牋墨

1 姓名·····	一
2 書獃子·····	七
3 西洋人的中國故事·····	一〇
4 戰時的書·····	一三
5 戰時的物價·····	一七
6 鄉下人·····	二一
7 辣椒·····	二五
8 迷信·····	二八
9 騎馬·····	三三
10 奇特的食品·····	三七
11 詛咒·····	四〇
12 勸菜·····	四三

龍蟲並雕齋瑣語（生活導報時期）

1 洪喬主義	四七
2 蹈躑	四九
3 老媽子	五二
4 看報	五五
5 說話	五八
6 夫婦之間	六〇
7 清苦	六三
8 忙	六六
9 請客	六九
10 窮	七一
11 兒女	七四
12 富	七七
13 著名	八〇
14 外國人	八二
15 路有凍死骨	八五
16 領薪水	八六

17 寫文章	九〇
18 賣文章	九二
19 罵人和捱罵	九五
棕欄軒詹言	

1 閒	九七
2 燈	九九
3 虱	一〇二
4 衣	一〇五
5 食	一〇七
6 住	一〇九
7 行	一一一
8 疏散	一一四
9 題壁	一一六
10 手杖	一一八
11 西餐	一二九
12 失眠	一二二
13 小氣	一二四

14 排字工友的悲哀	一二六
15 清潔和市容	一二九
16 老	一三一
17 結婚	一三二
龍蟲並雕齋瑣語（自由論壇時期）	

20 拍照	一三六
-------	-----

21 迴避和兜圈子	一三八
-----------	-----

22 公共汽車	一四〇
---------	-----

23 跳舞	一四三
-------	-----

24 看戲	一四六
-------	-----

25 簡稱	一四八
-------	-----

26 標語	一五二
-------	-----

27 寄信	一五四
-------	-----

28 開會	一五七
-------	-----

29 寡與不均	一六〇
---------	-----

30 遣散物資	一六二
---------	-----

目

錄

五

1 苦盡甘來·····	一六六
2 五強和五霸·····	一六九
3 天高皇帝遠·····	一七一
4 應付環境和改變自己·····	一七二

龍蟲並雕齋瑣語

甕牖賸墨

一 姓名

姓名是專名的一種。既然是專名，就應該是一個人所獨有的了；然而世界上不少同姓或同名的人，甚至名姓都相同。西洋人同名的多，同姓的少；中國人却是同姓的多，同名的少。西洋人普通說出一個姓來，大家就知道是誰；中國人說出姓來還不夠，往往需要姓名並舉。安南人同姓的更多，最常見的只有阮黎李陳范吳幾姓，名的第一個字也往往相同，所以他們習慣上稱名不稱姓，例如阮文桂只稱桂先生，不稱阮先生。

西洋的姓和名本是同源的。許多教會裏給予的『洗禮名』後來都變了姓。但是大多數的姓的來源却不是由於洗禮。只有名往往是『代父』或『代母』題的，這些名差不多全是採用日曆上的聖名或上古偉人的名字，所以能有無數的約翰，約瑟，傑克，阿朵爾夫，亨利，海倫，瑪麗等。一般姓的來源，說來很有趣味。有些是由於原籍或生產地的名稱，所以有人姓山（譯意，下同），因為來自山上，姓河，因為來自河邊，還有姓谷，姓橋，姓樺樹坪之

類。有些是由於職業，所以有人姓商，姓匠，姓麵包商，姓車匠，姓金匠，姓鐵匠，姓鞍轡匠，姓繩索商，姓木屐匠，姓磨坊主人，姓泥水匠，和姓裁縫之類。更有趣的是由綽號或小名變爲姓：有人姓胖，姓大，姓小，姓年輕，姓彎腰，姓豎髮，姓棕髮，姓蓬頭，姓赭，姓白，姓黑，姓短大腿，姓獨眼龍，姓駝背，姓細毛，姓小約翰，姓大約翰，姓胖約翰，甚至於姓壞蛋拖油瓶！又有人姓魚，姓猴子，姓母羊，姓梨樹，姓蘋果樹，姓葡萄苗，姓李子，姓玫瑰。由綽號小名變爲姓的原因，據說是在從前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譬如一村只有五六姓，每一姓就有許多約翰，許多亨利，混亂得很，於是人們不喜歡叫名字，只叫綽號，後來漸漸地綽號替代了真姓名。姓年輕的人活了八九十歲，人家仍叫他年輕先生；姓胖的兒子雖然很瘦，人家仍舊叫他胖先生；麵包商的孫子做了大官，仍舊姓的是麵包商。名流之中不乏其例：美國詩人郎斐羅，直譯該長脚或高個子；去年纔退位的法國總統勒白倫，直譯該是棕髮先生。

以形爲名，中國上古似乎是有。春秋時代，鄭國有公孫黑，孔子的弟子狄黑，晉國有蔡黯。最有趣的是衛國有公子黑背；楚國有黑要（腰），又有公子黑肱；晉成公的名是黑臀。他們說不定就是因爲背腰肱臀等處生着黑痣，所以得到這種名字。至於以名記事，就更多了。鄭莊公是他母親睡着的時候生的，她醒來吃了一驚，就命名爲寤生。楚令尹子文是吃過老虎奶的，楚人叫奶做『穀』，叫老虎做『於菟』，而子文姓鬬，所以他的姓名是鬬穀於菟。直到現代，咱們還有一些以名記事的習慣，例如生於上海就以申爲名，生於廣西就以桂

爲名。抗戰以後，外省人在昆明生的兒女，不少以昆爲名的。依我猜想，重慶的三歲以下的小孩以慶或渝爲名的，也該不在少數罷。

中國人命名愛用吉利語，也是自古而然的。無忌，無咎，無虧，無駭，棄疾，去病，千秋之類，漢以前就有了。『福』『祿』一類的字是較後起的。關於壽，大家喜歡用壽彭，鶴齡，嵩年之類；龜年本來也是美名，但是『龜』字變了罵人的術語之後，大家就避免不用了。近似於吉利語的，則有仰慕古人的字眼：泛指的希望聖希賢希哲等；專指的，如果姓張，往往是學良效良或希騫；如果姓李，則往往是希綱，希泌，希白等。

自從女子讀書之後，婦女也有名字了。不知爲什麼，多數人喜歡用些和男子不同的名字。雖不至像安南女子一律在姓下名上加一個『氏』字（如黎氏貴），但如淑貞，淑芳，蘭英，靜婉之類，總像是帶着女性的標記。有些書香人家喜歡在詩經裏找名字，如舜華舜英等，這似乎不是很好的辦法，因爲詩經中用這種字眼形容女子是不懷好意的，至少向來的解釋是如此。近來風氣似乎是變了，許多女學生的名字都和男學生一樣了。

因爲中國人命名喜歡用吉利或順眼的字眼，所以姓名很容易雷同，男的不知道有多少世昌和其昌，女的不知道有多少淑貞和淑芳！即使加上姓的分別，同姓的世昌和淑貞還是不在少數。姓名雷同所引起的誤會，小而至於被冒領信件，大而至於替人坐監牢，都不是好玩的。聽說某先生曾接到某部長的一個電報，叫他到重慶去，他實在莫名其妙，於是覆電請問可否從緩啓程，那位部長又來一個電報催促，這位先生急得沒法了，再打一個電報說明自己

的籍貫，那位部長纔知道是誤會了。這件事雖不至於坐監牢，總算是小小的麻煩；而且耽誤了部長的要事，更可說姓名雷同的缺點。

幸虧近代以來，各家族有所謂字輩。字輩和末一字連起來不一定有意義，所以不容易和別人的雷同。只可惜字輩之中仍有許多極常見的字，如『世』『其』『昌』『永』『福』之類，和末一字湊起來，仍舊難免和別人的名字相重。新近又有一種採用外國名字的傾向，如約翰珍妮等，這自然是很新的玩意兒。但在競尚歐化的今日，我們可以斷定將來這一類的名字比世昌淑貞還更普遍。除非不用普通的譯名而自創新的譯名，如洪煨蓮先生；否則將來此風一盛，不難有千百個馬約翰！西洋人用洗禮名是可以的，因為他們同姓的人少；咱們中國人用洗禮名是極容易雷同的，因為咱們同姓的人多。假使將來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用洗禮名，恐怕只好『全盤西化』，改用麵包商鐵匠一類的姓氏了。

爲了避免雷同，有些雅人採用偏僻的名字。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在十五六歲時，我嫌父親所給的名和老師所給的字都太俗，太普遍，於是自己改名爲『力』，改字爲『了一』。但是所謂僻名也是沒有標準的。我改名不到幾個月，就看見『小說月報』上有個饒了一。後來又知道『西儒耳目資』的刊行者王徵別字了一道人。了一道人姓王，這有多麼巧！名字古怪了，雖然不容易雷同，却有另外一種麻煩。人們看不順眼，就會唸錯：曾經有一個郵差在我的門口高喊『王力先收信』（把『先生』的『先』連上唸）；另一次又有一個在院子裏喊『王了的電報』。前者是『添足』，還有可說；後者竟是刑刑！

我的名字雖是僻名，却非僻字。若索性用了僻字，大約是不會和別人相重了。但是，天哪，我的名字還有人誤唸爲王刀！試想僻字還有人唸得出聲音來嗎？王世杰先生之被唸成王世朮，夏丏尊先生之被唸成夏丐尊，該怨一般人認識的字太少呢，還是該怪自己用字太深？浙江省主席黃紹雄先生原名紹竑，後改今名，也許就因爲要避免一般人張不開口之苦。

中國人於姓名之外，還有一個『字』，這也是由來已久的。『字』不一定要有兩個字，例如蔡公孫霍字盱，齊高齋字齡，項籍字羽，劉邦字季。就是加子字和孟仲叔季之類，也可當作一個字看待。孟仲叔季伯子父（甫）等字的來源較古；『堂』『廷』『齋』『幼』等字是後起的。表字根據經典，似乎春秋時代就有了的。陳公子佗字五父，王引之以爲是根據詩經『素絲五紞』之句，紞佗通。後代相習成風，於是名鳳者字鳴岐，名瓊者字子璠之類，差不多看見了字就猜得着名。其中也有割裂得極不通的，如聚五，立三，繩祖等。這種風俗，最近一二十年來似乎漸趨消滅了。青年們往往只有姓名，沒有表字。因此，他們也就多數不懂稱呼上的規矩。有一個高中的學生寫信給我，封面寫的是王了一，信內却稱王力先生。但是，有一位朋友在某機關當祕書，同事們却又勸他取一個表字，以便稱呼。青年總是和社會打成兩橛的，區區稱呼一事也不在例外。

實際上，一個人有兩個名字，在現代，非但沒有好處，並且還有壞處，常常有人知道我叫王力，還問我認識不認識王了一。這且不提。在北平的時候，有人寄錢給我，寫的是王了一。我只有兩個圖章，其一是王力，另一是了一，銀行裏不許我取款，因爲前者是姓合名不

合，後者是名合而沒有姓。結果是勸我花了一角錢在刻字攤上刻一個木印，纔算辦清手續！朱佩弦先生的別名比我更多，也曾遇着同樣的情形。他氣起來，就叫人刻了一個十幾個字的圖章，文曰『朱自清字佩弦，又字某某，又字某某之印』，這樣纔算是處處通用了。

別號和表字不同，却和現代所謂筆名是一樣的東西。舊文學家之有別號，正像新文學家之有筆名。兒女英雄傳的著者署名燕北閒人，和阿Q正傳的著者署名魯迅，只有摩登不摩登的分別而已。文學家之用筆名，不外兩種原因：第一是換換新花樣，第二是不讓人家知道真姓名。若爲的是換換新花樣，那沒有什麼可說；若爲的是隱藏真姓名，這個目的却不容易達到。世間只有捐錢修葺寺廟的『無名氏』沒有人根究真姓名，否則只要人家肯調查，總會查得出來。甚至白署『廢名』的，人家還會知道他是馮文炳。固然，筆名常常變換的人比較容易隱藏真姓名，但這是和文壇登龍術相違背的；一般人總喜歡專用一個筆名，以便讀者深深地印入腦筋。但是咱們須知，名字只是一個人的標記，如果天下人都只知道你的筆名，那麼，從某一意義上說，這個筆名纔是你的真名，而你本來的名字倒反等於完全廢棄或半廢棄的『原名』了。由此看來，筆名滿天下而原名湮沒無聞者，事實上等於改名換姓。改名固然平平無奇，換姓也不過等於一個招贅女婿或螟蛉女兒。人家給咱們介紹一位沈德鴻字燕賓又字雁冰的先生，不如介紹茅盾來得響亮；介紹一位謝婉瑩女士，不如介紹冰心來得如雷貫耳。等到自己也肯公然承認名叫茅盾或冰心的時候，仍不失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漢。千秋萬歲後，非但真假難辨，而且弄假成真。除了研究文學史的人外，誰還知道莫里哀的真姓名